

◎ 图文版

白话
二十五史
精 华

◎ 主编 骈宇暮



白话
图文
版

二十五史

精
华

(第 四 卷)

主 编 骈 宇 騫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1

后 汉 书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3
后汉书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	26
后汉书卷六十三	
李固杜乔列传·····	45
后汉书卷六十八	
郭泰符融列传·····	59
后汉书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	65

三国志

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	93
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	121
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董卓袁绍袁术刘表传·····	132
三国志卷七 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	150
三国志卷八 魏书八	
公孙瓒陶谦张杨公孙度张燕张绣张鲁传·····	162
三国志卷九 魏书九	
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何晏夏侯尚传·····	173
三国志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	197
三国志卷十一 魏书十一	
邴原管宁传·····	212
三国志卷十三 魏书十三	
钟繇华歆王朗传·····	219
三国志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辽乐进于禁徐晃传·····	242
三国志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传·····	256

三国志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夔卫觊刘劭傅嘏传·····	274
三国志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291
三国志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凌毋丘俭诸葛诞邓艾钟会传·····	319
三国志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华陀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传·····	350
三国志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	368

●
图文版白话二十五史精华

后 汉 书

南朝·宋·范 晔

后 汉 书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王充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县迁到这里。王充小时候就成了孤儿，乡里称他为孝子。以后来到京师，在太学中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好博览群书而不专意于训诂学。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到洛阳的书摊，阅读所卖的书，看了一遍便能背诵，于是博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返回家乡，隐居教书。出仕郡中担任功曹，因多次进谏与



石雕双人像。

太守意见不合而去职。

王充好发议论，开始听起来好像很奇特，最终还是合乎道理的。他以为俗儒死守经文，大多失去经文的本义，于是闭门沉思，断绝庆贺、吊唁等往来，门上、窗上、墙壁上分别放置了刀笔。著作《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解释事物的同异，纠正当时的风俗与疑难事理。

刺史董勤辟召他为从事，转任治中，自动免职回家。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地诏命公车征用，他因病不上路。年近七十，精力衰耗，于是作《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和欲望，养神自保。永元年间，病死在家中。

王符字节信，安定郡临泾县人。年轻时好学，有志向操守，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交往很好。安定风俗是鄙视小老婆生的儿子，而王符没有正式的舅家，被乡里人所看不起。从和帝、安帝以后，世人专意于谋求官职，当官的人互相引荐，而王符唯独耿直不同于时俗，因此就不能升官进爵。心

中含愤，于是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讽刺当时政治的失当，不想显露他的本名，所以命名他的书叫《潜夫论》。书中指斥时政的缺陷，声讨人情世故，足以从中发现当时的风尚政教，现录下其中五篇的内容。

《贵忠篇》说：

帝王所尊敬的是天，皇天所爱的是人。现在人臣接受君主的重要委任，管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可以不安抚而便利百姓，保养而接济百姓呢？所以君子任职就要思考有利于民，奉上就要思考举荐贤才，因此官居上位而下民没有怨言，位次在前而居后者不以为恨。《尚书》说“人代天理官”。王者按照天象而设立官职，所以明主不敢以私情任用官吏，忠臣不敢以无实际才干而接受职务。偷人家的财产还被称为盗贼，何况偷代天理民的官以利己呢！以罪恶侵犯人，必定加以惩罚，何况是侵犯上天，能免去灾祸吗？五代的臣子，以天道侍奉君主，恩泽施及草木，仁爱遍布领土，所以福祚绵延，嫡系和支庶传续百代。末世的臣子，以奉承话讨好君主，不思考顺应天理，



陶兵马俑。

专权杀伐。白起、蒙恬，秦国以为有功，上天以为是贼人，息夫、董贤，君主以为是忠臣，上天以为是盗徒。《易经》说：“品德浅薄而地位尊贵，智能低下而谋划的事大，很少有不引祸上身的。”因此品德与官位不相称，他受祸必定酷烈；才能与官位不相称，他遭殃必定巨大。窃位的人，天剥夺他自知的能力。虽然他具有明察的资质，仁义的志向，一旦富贵以后，就会背离亲人，抛弃旧友，丧失他的本心，疏远骨肉而亲近小人，冷淡知交好友而钟情声色犬马，宁愿看到千万贯钱朽坏，而不愿意借给他人一钱，情知陈米在仓库中腐烂，而不愿意借给人一斗，骨肉至亲怨恨于家中，平民百姓指责于道路。前面有人因此败身，后来者争着重蹈覆辙，实在令人哀伤。

历观前代贵人的用心，同抚养婴儿有什么区别呢？婴儿常有病，

贵臣常有祸；父母常有失，人君常有过。婴儿常有病，被饱所伤害；贵臣常有祸，被宠所伤害。喂奶多了就会得惊风病，富贵多了就会引来骄纵病。爱儿子而残害了他，骄贵臣而杀戮了他，并非一个朝代所有的事。惩罚最严重的，以至有人僵死在地牢，有人被杀在都市，难道这不是无功于天，有害于人吗？鸟认为山不够高而筑巢于山上，鱼以为泉不够深而穿穴于泉中，最终之所以被捕获是因为诱饵的缘故。贵戚希望他的住宅吉利而为它取好的名字，想让他门坚固而修造铁制的门轴，最终之所以败亡，不是由于禁忌少以及门轴朽烂，而是常常由于崇尚钱财以及行为骄纵僭越。

不是对上顺从天心，对下抚育人物，而是想放纵自己私人的小聪明，窃取和玩弄君主的权威，颠倒天地，欺骗神明，身处累卵一样的险境而谋取泰山一样的安定；做像朝露一样的行为，而谋求传世的功勋。难道不糊涂吗！难道还不糊涂吗！

《浮侈篇》说：

帝王以四海为家，以兆民为

子。一个农夫不耕地，天下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人不织布，天下就会有人因此挨冻。当今的风气是舍弃农业这个本业，争着经商，牛马车辆，填塞道路，游手取巧，充满都市，务本业的人少，游惰觅食的人多。“商朝的都邑整整齐齐，是四方瞩目的中心”。现今考察一下洛阳，以末业为生的人十倍于农夫，虚伪的游手好闲的人又十倍于从事末业的人。如果一个农夫耕田，一百个人来吃，一个农妇养桑，一百个人来穿衣，以一人奉养一百个人，怎么能供养得起！天下有百郡千县，市和邑以万计，大致都是如此。本业、末业不足以互相供给，那末百姓怎么能不饥寒交迫？饥寒一起降临，那末百姓怎么能不出奸诈越轨的事情？奸诈越轨的事繁多，那末官吏怎么能不执法严酷？酷法多次加在百姓头上，那末百姓怎么能不忧愁怨恨？忧愁怨恨的人多了，那么不祥的征兆一起出现。民不聊生，而上天降灾，那末国家就危险了。

贫穷产生于富有，弱小产生于强大，动乱产生于教化，危机产生于安定。所以明主教育百姓，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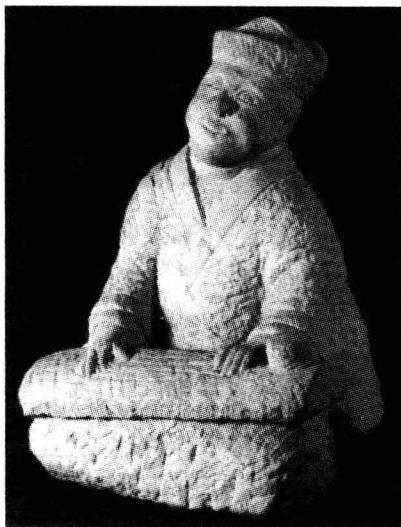
们忧患,让他们辛劳,教化他们,开导他们,防微杜渐,以断绝他们的邪念。因而《易经》赞美以制度相约束,不伤财,不害民。《七月》那首诗,大至农桑,小到搓绳,都给予教育,(自春到冬,)周而复始。从此看来,人固然不可以放纵啊。

现在人们过分讲究衣服,过分讲究饮食,拨弄口舌而惯于调侃欺诈。有的人以犯法任侠为业,有的人以赌博盗墓为生。壮年农夫不手操犁锄,而是怀装泥丸,手拿弹弓,携手上山游荡打鸟,有人就取

土作泥丸卖给他们,对外不足以抵御寇贼,对内不足以禁绝鼠雀。有的人做陶制的车、狗等戏耍的玩具,以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行为。

《诗经》讽刺“放下麻束不织,跑到市场上跳舞”的现象。又妇女不管做饭,放弃养蚕纺织的活路,而开始学习巫祝,击鼓歌舞迎神弄鬼,以欺骗平民百姓,迷惑他们的妻子儿女。体弱多病的人家,心中郁闷不安,容易引起恐惧。以至于选择吉利的日子,离开正宅,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受着风寒的侵袭,让奸人得利,被盗贼所伤害。有的人增重了祸患,以至于死亡,而不知道是被神巫所欺骗,反而恨敬事鬼神太晚,这是妖妄事情当中最为严重的事。

有的人在好的缯帛上绘画,书写上祝辞;有的人口称虚伪的好话,以祈求福运长久;有的人随意裁剪金色的彩绸,加大尺寸以作佩饰;有的人剪断丝线,缠绕在手腕上;有的人裁剪绮绸,缝制成旗幡。全都耗费成百匹缯帛,用去工时千倍,变经用的丝织品为虚伪的装饰品,放弃简单的手工去从事繁



汉代抚琴俑。

难的操作，坐吃山空，浪费时间。山林不能满足野火，江海不能倒满漏壶，全都应当禁绝。

过去孝文皇帝亲身穿黑色的缁衣，皮革制作的鞋子和腰带。而当今京师里的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房宅，奢侈超过帝王的规定，本来已经很过份了。而且他们的随从、车夫、家僮、奴婢，全都穿上彩色丝线装饰的鞋和鞋垫，服用以精美细密的锦、绣、绮、纨等丝织品，或上等的葛布和越布，或黄色的由女工编织的麻布所做的衣裳。佩戴犀角、象牙、珍珠、玉石、琥珀、玳瑁做的饰物，上面雕有隐起如山石的纹路，镶金涂银，奢丽已极，互相夸耀。他们在婚嫁的时候，送迎的马车、屏车排出数里地，桔红色的车帷帐布满道路，骑马的奴仆和侍从的家僮，在车的两旁随行。富有的人争着想超过别人，贫穷的人无法企及而感到羞耻，一次婚宴的费用，耗尽终身积累下来的家业。古代必须奉有君命然后才能穿丝织品做的衣服，而乘车骑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复古，也应该让平民百姓大致知道遵从孝文帝的制度。

古时候下葬，用厚厚的干草把死者掩盖起来，埋在荒野之中，不起封土，不植墓树，没有固定的丧期。以后的圣人改用棺槨，以桐木做成棺材，用葛蔓为腰子将棺木捆绑起来，墓坑下不见泉水，地上不泄出尸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杨、樗等木材，各取本地的物品，只用胶、漆涂饰棺材，使棺材足够坚固，足够使用，如此而已。当今京师贵戚，必定想取江南出的楠、梓、豫章等木材。边远地区也竞相模仿。楠、梓和豫章的产地十分遥远，从高山上砍伐它，从穷谷中



飞升图。

运出来，从海上经过淮河，再逆黄河而上直抵洛阳，让工匠进行加工，连日累月，会集众多的人而棺材才能被拉动，用许多牛来牵引而棺材才能运到墓地，它重有千斤，用工达万人，而东至乐浪郡，西到敦煌郡，这种费力伤农的事情，遍于万里之地。古时候建墓而不起坟，中世有坟而坟不高。仲尼的母亲死了，坟高四尺，遇到雨而塌陷，弟子请求修好它，孔夫子哭着说：“古人不修墓。”等到弟子鲤死了，有棺而无椁。文帝葬在芷阳，明帝葬在洛阳之南，都不随葬珠宝，不夯土为陵，墓虽然卑小而品德最高。当今京师的贵戚，郡县的豪家，死者活的时候不努力奉养，死的时候才隆重丧葬。有的甚至用金缕玉衣，襦、梓、椁、楠等木材，多多随葬珍宝、人俑、车马，造成高大的坟冢，四周种植松柏，建立庐舍祠堂，一心追求奢华。看邨、毕两地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南城山上曾子父亲的坟冢，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都认为褒扬君上，敬爱生父，不在于陪葬财物；宣扬亲人的名声，不取决于车马的多少。过去晋灵公多征收赋税以彩

绘墙壁，《春秋》以为违反君道；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以为有失臣道。何况百官士民，而可以奢侈超过君主，违逆天道吗？

《实贡篇》说：

国家以用贤人而兴盛，以听奉承话而衰亡。君主以用忠臣而安定，以用佞人而危殆。这是古今通行的说法，而且是世代所共知的道理。然而国家衰亡、君主危殆的事，接连不断，怎能是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士，实在是他们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用罢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家之邑，必有忠信的人。所以动乱的殷纣王之时，有三位仁臣，小小的卫国也不乏君子。当今大汉朝疆土广袤，士民繁多，朝廷清明，上下风纪修正，然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这怎么能说是当今没有贤人，全是取用人才不当所造成。有志于道德的人缺少交往，追逐时尚的人多有结交，所以结党营私，华而不实，举荐人才的人，不再依据被举荐者的品质，按照他的才干和德行选才，只是凭借虚假的声誉，伪造的表面现象而选才。约略估计被推举的人才，一年大概有二百人。察看他们的推荐介



汉代铜羽人。反映“羽化登仙”的思想。

绍书，那末德行可与颜回、冉伯牛相比美，仔细 核实他们的才能，那就很少有人可以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全都是谋求升官，互相推举。士 贵在用其所长，不必追求完美。所以（南宮适、散宜生、閔天、太颠）这四友虽然杰出，才能 并不能相兼；（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仁一齐罗致行事也并不坚持相同的气节。汉高祖的佐 命大臣，大多出自于亡秦，光武帝所得到的人才，也取资于暴虐的王莽。何况太平的时候，反而说没有人才呢！

明君的下诏如同发声，忠臣的

应对如同反响。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然相合。攻玉用石，洗 金用盐，濯锦用鱼，浣布用灰。事物本来就有以低贱之物清理贵重之物，以丑陋的东西美化 姣好的东西。有智之士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以致成功。当今让举荐上来的士人必先核实他们 的才干，如果他有小毛病，不要勉强为他掩饰，或出仕，或隐居，或沉默不语，或高谈阔论，各随其便，那末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一类的人才，何愁不到；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一类的人才，翹足可待。孔子说：“是未曾考虑这件事，（真要考虑的话，）又有什么遥远的呢？”

《爱日篇》说：

国之所以成其为国，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其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广泛种植，是因为有百姓的劳作。劳作之所以能有收获，是因为有日力民时的缘故。在教化和 平的国家里，民时显得舒缓而悠长，因此国中的百姓就闲暇而力有余；在衰败动乱的国家里，民时显得急促而短暂，因此国中的百姓劳苦而力不足。民时舒缓悠长的，不是由于日神 羲和

慢步而行，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宁静，因而民力有余。民时急促短暂的，不是由于计时的刻漏出现减损，而是君上昏聩，百姓动荡，因而民力不足。孔子宣称“既然人口多了就要让他们富裕起来，既然富裕起来了就要教育他们”。所以礼义产生于富裕，盗窃兴起于贫穷；富足产生于宽仁不扰民时，贫穷兴起于了无宁日。圣人深深知道日力是百姓的根本，国家的基石，所以务必减省徭役，使百姓爱惜时日。因此尧告诫羲和，敬顺昊天，敬授民时。明帝的时候，官府在反支日不接受章奏，明帝听说后奇怪地说：“百姓放下农活，从很远的地方前来上书，而又用阴阳书上的禁忌去约束他们，难道是符合治政之道的吗！”于是就废除了这项规定。当今受害的百姓希望能向上诉冤，而县令、县长难见如神。百姓放下农活而到府衙伸冤，一个接一个地奔走在道路上，不到申时，得不到通报，不献上礼物得不到召见。有的人连日累月，接连探视；有的人转请邻居，进献粮食去疏通。一年中劳动的时间不足，天下怎么能没有因此而挨饿的人呢？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据此说来，中等才干以上的人，足以评议是非曲直，乡亭部吏，也有管理诉讼的人，而还出现许多受冤曲的人，是有其原因的。理直的人自然以自己正确而不曲从，理亏的人自然低三下四去行贿。由于不曲从，所以得不到官吏的同情；由于行贿，所以得到执法者的庇护。如果判案出现反覆，乡吏将要受到惩罚，乡吏怕受惩罚，不得不求诉到县廷。以缺少帮助的孤弱百姓，而同乡里的豪吏打官司，其结果能不受屈吗？县官听信乡吏的话，所以结论与乡吏相同。如果事情有反覆，县官也应受连坐，县官怕受连坐，而又将案子推到郡上。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而与一县打官司，公理怎么能得到伸张呢？事情再有反覆，郡太守也要受连坐，郡太守怕一起受连坐，而又将案子推给州牧。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与一郡打官司，他的申诉怎么能获胜？州牧不肯受理，因此就远到公府中申诉，公府又不能明察，就会拖延时日。贫弱的人无法坚持一旬之久，富强的人可以支撑一千天以上。如此判案，



和林格子汉墓壁画。

什么冤枉能得到昭雪呢？正直的人士心怀怨恨而得不到伸张，狡猾的官吏施展阴谋而不会被惩罚，这就是小民所以容易受伤害，而天下所以多穷困的原因。

暂且将上天被蒙冤者感动而降灾祸之事不说，只就人事状况而言，从三府州郡，直到乡县主管官员，提出诉讼的百姓，官司相连，转相审理，每天可达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处理，是一天有三十万人荒废了本业，以一个中等农民可养活的人计算，那末这一年将有三百万人因此而挨饿。这样的话，盗贼从何清除，太平从何而来呢？《诗

经》说：“没有人肯制止违反礼法的动乱，但谁没有父母为此忧心忡忡？”百姓不富足，君主又从哪里富足？能不好好想一想吗？能不再好好想一想吗！

《述赦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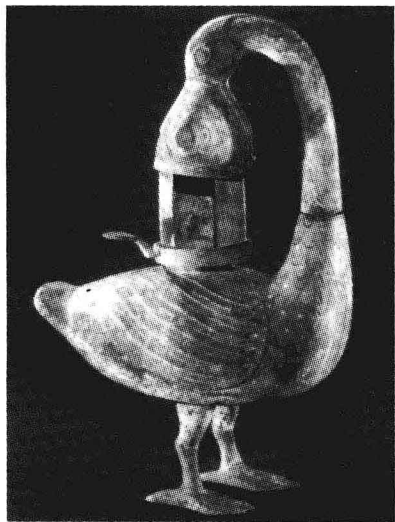
凡是治病的人，必须先知道他脉的虚实，气的症结，然后才能开出药方，因此病可以痊愈而寿命可以延长。治国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患的由来，然后才能颁行法令，因此奸佞可以杜绝，而国家可以安定。今天残害善良百姓最厉害的事，莫大于多次下达的赦令和赎罪令。有关赦和赎的法令下达的次数多了，那末恶人就昌盛而善人就受伤害了。何以说明这一点呢？谨慎的人，不做非法的事，又有为官正直的人，不避权贵，而奸猾之徒横加陷害，是因为都知道不久会下赦令的缘故。善人君子，被伤害而能到朝廷自诉的，一万个人中也没有几个；这几个人中能得到审理的，一百个人中不过一个；已向尚书鸣冤但一无所获而被遣回的人，又十有六七。但是轻薄不轨之徒，既已陷入法网，仇家希望他们被按罪处死，以解心

中的积愤，却反而一概都获赦免，令恶人摆酒聚会而庆贺夸耀，惯偷带着赃物从被盗者家门走过，孝子见到仇人却不能诛讨，被偷的人家看见自己的物品也不能索取，悲痛莫过于此！

栽植稗草要伤害禾苗，加惠奸人要伤害良民。《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不得赦免。”先王制定刑法，并非喜欢伤人的肌肤，断绝人

的寿命，贵在震慑奸佞惩罚恶人，清除民害。所以经书说：“天命有德之人，服五服，带五章；天讨有罪之人，具五刑，罚五罪。”《诗经》讽刺“他实有罪，你反而开脱他”之类的事。古代唯有刚刚受天命登基的国君，面对大乱之后的困境，盗贼奸宄之徒，难以用法律禁绝，所以不得不有一次赦令下达，让他们改过自新，颐养万民，以实现大治。不是用来养奸开罪，放纵天贼的。性恶的人，是百姓中的豺狼，虽得到宽大的恩泽，终究没有改悔之心。早上解除重桎，晚上又被抓回监狱，严明的令尹，也不能使他们绝灭。为什么呢？凡是敢于做大坏事的人，才能必然有过人之处，而且能够讨好于上层人物。多多散发来路不正的钱财，献上阿谀奉承的话语，不断施展，不是像第五伦那样廉直的人，谁能不动心呢？议论的人士大多数说：“长久不下赦令，就会使犯法的事转盛而官吏无法控制，应该多次宽宥有罪的人以瓦解他们。”这种议论没有揭示政治动乱的本源，不能明察祸福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职回



鱼灯。灯罩为弧形屏板，上部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内，可动开合，任意调节光度。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以防烟雾污染。做到功能与形式的统一。